

學

統

學統卷之四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

朱子曰爲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稱其言

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簣接輿之徒是也然惟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矣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

逃不得不柰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

之義故無君。

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愚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故不爲名所勸，不爲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嗇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遽者也。四聖雖

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禽子嘗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所以闢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闢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闢老則知周元公未嘗不闢佛也

學統卷之四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害義。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朱子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踈。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

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西山真氏曰。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

無異衆人故無父。

敬軒薛氏曰。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闢之。爲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于此。爾然。墨氏非儒。篇詆毀孔子。至以爲汙邪詐僞。則其罪有不容於。

誅者矣。顧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知也。孟子不闢非儒而闢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按墨氏泛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佛氏大悲類之。然則孟子之直而見道不爲過矣。

學統卷之四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捲、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
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
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

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平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旣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

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栝栳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旣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龕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
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
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
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
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
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
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
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

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爲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

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

不嫌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
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
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
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
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
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
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

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偽，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卽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卽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

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

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
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
箇○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
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
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
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
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

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栝捲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栝捲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拘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栝捲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白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

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

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
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却○要○知○言○告○
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却○要○養○氣○告○子○不○論○
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
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却○不○肯○認○做○不○得○
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涇○陽○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
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
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

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爲世之狗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元妙之門，幾何不率。

天下而禍性也。孟子曰：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揚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日，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

乎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
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
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看孔子豈不是古今
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
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
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加
此。只有告子容易。却又差。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

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
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
不思想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
來脉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
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脉曰中曰得是落脉要而言之
來脉處卽落脉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脉方
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強得向落脉上勘
明方好駐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論孟子。卽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爾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求。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強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強持他倒。

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爲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爲道也。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喻於杞柳桮棬也。卽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湍水也。卽佛氏無淨無垢非空非色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卽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

信○矣○晦○翁○以○象○山○爲○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
之○告○子○

學統卷之四十九終

學統卷之五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

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畊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
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洩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
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
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
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
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
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
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
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
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藥。貴
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祭震動
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
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
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
翰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適也。其言誑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

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元宗時。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官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媯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昨蝨賊作孽。水旱爲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

奔走鬼道。何以聒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興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疎。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瀆褻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矣。神何歆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

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人神胥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沉鄴縣之巫。所興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

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
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爲長生以
泌爲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麟上言曰除天下之害
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
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
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爲天下真有
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侯伺
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鬻驚衆者皆不軌狗利之人
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

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
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卽真。
僞辨矣。帝怒謫。燐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
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
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
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
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

○此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
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
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
其季建一日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
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州屏人曰我得秘藥不
可獨不死○今道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
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
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

者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
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
曰○五○穀○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
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
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
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
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
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

昭應官以宰相兼官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希帝意待
制孫奭疏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
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
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霜
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
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誣
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
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
哉安有書也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

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
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
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
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却帶得長
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怡成箇
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
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

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
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稜
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
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官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
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
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
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
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邯鄲兩尊已是說名
狹戶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
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元武避聖祖諱故
曰真武元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名北方爲元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
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
故曰朱鳥今乃以元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
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
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

故遂封爲真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

又曰。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已。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西山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其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

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
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
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
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
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
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
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
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
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

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
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
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
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
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
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官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
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
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靜輪官、必

令其高不聞鷄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夫魏燾口口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休於一道士之言。以讒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燦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能言耶。至於信謙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

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

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慄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遊行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麟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耶。

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

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
不○見○一○人○在○世○耶○

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
必○作○爲○言○語○耶○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
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
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
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爾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

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
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
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宏○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
天○子○祭○天○地○饗○不○過○犢○牲○席○不○過○藁○粢○以○天○至○尊○無○
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
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
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
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

欲令謨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媵阿順。旨爲容悅也。帝嘉納。後禮官倪岳覆議。釐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旣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爲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

之上。歷代倣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之所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所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官。况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

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元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真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

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峰白日上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螭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螭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顙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

顯捕而醮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元武神也元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元祖諱改稱真武而圖誌乃云真武爲樂清王太子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

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
良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常範金爲
像。遣內官陳善賚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
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聽。改建顯佑官居之。使其
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元武有神胡宐容。此此不
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
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
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
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

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
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
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
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
如此。近禱雨。賜杏。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
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嘗
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
洪恩靈濟官。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
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

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諸俱合罷免。詔需後。

宏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真人張元慶。失不與。

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常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問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頌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

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胎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額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元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爲族人訐。

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成邊。元慶擬流其後。幸脫營襲爵不改益甚。今足覺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轢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蓄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元慶淫酗褻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元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

所爲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元慶能爲詛祝所興禍
崇願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
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咨
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
四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
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闕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固其
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
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
身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於火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
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
下○幸○甚○會○廣○事○敗○飲○鴆○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元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
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
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卽位初年敬一
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瘞斥元日
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
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

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元
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
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
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官○居○人○謂○陛○下○薄
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
方○則○劾○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
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
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
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官○工○部○則○極○力○經○營

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諛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蹊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元○修○多○年○靡○有○一○獲○左○
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
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
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明○良○喜○起○吁○咈○都○俞○如○天○運○
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恭○也○天○地○萬○物○合○
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浹○薰○爲○太○和○陛○下○性○中○
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
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

與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整菴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翻出許多說話直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

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爲可笑。其肯留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真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真篇本是發明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真能到得究竟處。果何用乎。

又曰。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

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胥及溺。當誰咎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

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
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
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
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
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
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
禳○禱禱○然旣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
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
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

取○道○陵○輩○之○壽○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
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
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
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
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
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
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
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

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譸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誕。蓋至於忘其爲誕。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與之。於是。有變現恍惚之妖。有遐登冲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遼。遯。未。論。卽。距。

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
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
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

愚按道家書自前代隆萬間博搜都集頒之海內
官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爲洞有三一洞真部則
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真經而爲大乘上法所
云九聖之道也一洞元部則三界醫王太上道君
所出號洞元經而爲中乘中法所云九真之道也
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

而爲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洞各分爲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卽三元八會長行緣起。爲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卽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含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錄。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

兩賜濟幽度顯之類。九曰衆術如變丹煉石化形
隱景陰陽術數藥餌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
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讚頌如九天舊章之
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啟頭三會請謁之類。又每
洞各有輔在洞真者曰太元部。在洞元者曰太平
部。在洞神者曰太清部。又有所謂正一部者。通貫
已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
洞四輔七部五千四十八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
錄。蓋云彙矣。間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爲精而奧者。

乃在道德南華冲虛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
嚴君平葛元郭象成元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呂
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虛子廣成子抱一子
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爲元門鼻祖而世之羽人
簪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觸其藩籬晉魏齊梁間
轉而竄入宗門陰資棒喝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
得竊而有之自餘黃冶變現符咒驅壓崇禳科儀
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
以此覘道家之衰以愚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

絳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
民世主時宰往往一溺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
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籙雲笈皆狐魅也上
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
大法師爲哉愚方慮其與冀其絕而奈何惜其或
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
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